

梁山好汉



LIANGSHAN
HAOHAN

房钊
著

黄河出版社

梁山好汉

房 钊 著

黄 河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王 煦 封面设计 张宪峰 版式设计 辛 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山好汉/房钊著. —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152-765-8

I. 梁... II. 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350 号

书名 梁山好汉
作者 房 钊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38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152-765-8/I·168
定价 26.00 元

自序

从1994年开始，我就着手创作这篇小说。那时，年轻气盛，在还没有动笔前就拟定了宏大的写作计划，准备在几年内，写出数部内容相互衔接、人物相互关联的系列小说，并给每部小说都起好了名字：第一部叫《梁山好汉》，第二部叫《龙蛇》，第三部叫《魔教风云》。为此，我搜集了近两年的素材，做了大量动笔前的准备，1996年方开始落笔。然而，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写作过程异常艰难。十余年，磨灭了意志，荡涤了雄心，屡次在山穷水尽之时万念俱灰。即便如此，我还是凭着对古典文学痴迷所激发出的锲而不舍的执着，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完成了，我已是精疲力尽、骨瘦如柴。创作的艰辛，只有亲身实践才能理解得更深更透。

小说的全部情节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重新演绎了梁山好汉聚义后的英雄故事。小说的总体格局，我模仿了原作《水浒传》的连环结构方式，即故事环环相扣，人物依次出场，让读者沿着故事的脉络顺势阅读。在写作手法上，我融入了现代小说“块状”处理或者叫“抽屜式”的布局方式，每一个章回中，人物、情节独立成篇。小说共十回，每一回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又各有相对独立的内涵，剔出来，就可以成为一部中篇小说；如果全篇贯串起来，则成为一部情节、人物浑然一体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属于通俗娱乐小说。虽然武打场面不少，但我着墨最多的还是令人神往的金戈铁马的古战场，这是古典小说娱乐性的延伸、惊险性的翻版。既然是娱乐小说，就是聊作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因此，为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在书中杜撰出了一些故事，比如惊险的江湖故事，浪漫的爱情故事。我的写作初衷，就是将读者引入一个惊心动魄、浪漫瑰丽的艺术殿堂。消遣归消遣，如



果读者能在消遣中体会到我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点滴理解和对美与德的感悟，我将受宠若惊。

十年磨一剑，这把剑沾染着我十年的心血和汗水，这把剑也依附了我生命中最为鲜活的部分。虽然我是用心铸剑，但我绝不敢妄自揣测剑的利钝。现在我把这把剑奉献给读者，因为读者的评价是最中肯的评价。

房 钊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八日于三间书斋



目 录

自 序	(1)
引 言	(1)
第一回：东平府	(3)
第二回：老河口	(45)
第三回：江南来客	(85)
第四回：履险如夷	(129)
第五回：猛虎下山（上）	(171)
第六回：猛虎下山（下）	(215)
第七回：马帮群豪	(262)
第八回：祝家庄	(308)
第九回：阮氏兄弟	(356)
第十回：濮州劫狱	(406)

引 言

这是梁山好汉聚义后的故事……



第一回：东平府

宋宣和三年的夏天炎热而漫长。

傍晚，东平捕盗巡检吴玠散衙回家，刚进院，就听到了堂屋里女儿菱九妹那恬静的南阳口音，一惊，跟着心中掠过一丝温馨：“是啊，菱儿十六岁了，自己离乡为官，已近两年没见过女儿的面了。”菱九妹名叫吴小芙，出生时，家门前池塘里菱花盛开，她在族兄妹中又排行第九，依照家乡习俗，人们都叫她菱九妹。

“爹爹。”竹帘一响，菱九妹迎了出来。“菱儿！”吴玠眼前的菱九妹已不是过去那个幼嫩的小丫头了。只见她穿件鹅黄色昭君衫，系条秋香色湘绦，身材窈窕，风姿绰约，雪白的瓜子脸，轻染桃红，娥眉明眸，眼神有如玛瑙似的，温润、柔和，顾盼生辉，一笑，两颊泛出浅浅的梨涡；青春已把九妹那天生丽质渲染得如家乡山茶花似的淡雅妩媚，楚楚动人。九妹亲昵地挽住了父亲的胳膊。

“哎，菱儿，你怎么过来的？”吴玠问道。“二伯去济州给县里书院采办些祭圣物什，爷爷叫顺便来看看您。”“二伯他们呢？”吴玠问。“他们都在济州。是二伯叫我先过来的。”履声杂沓，老仆吴庚和两个家丁迎了出来：“三相公，一向安好，老仆有礼了。”吴玠忙搀住吴庚，道：“庚伯辛苦，天气炎热，您老人家偌大年纪，还跟着菱儿受这旅途颠簸之苦，吴玠道谢了。”“哎哟，三相公，瞧您说的，您这是折老奴的寿啊。院里太热，三相公，咱进屋说话。”

吃晚饭时，吴玠叫捕兵去东平有名的癸月楼订了桌上好的酒菜。三人刚坐下吃饭，就见镇抚衙门的傅虞候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道：“巡检大人，奉邓太尉钧旨，有紧急军务，请您去节堂会商。”吴玠一惊，问：“呀，刚才散衙时还没有什么事情？”傅虞候道：“吴兄，不瞒你说，刚才城外探骑来报，西城外五里铺下午已



叫梁山强人给占了，有好几千人马，正安营扎寨，看来明天要攻城，祸事不小。”吴玠好似给劈头泼了瓢凉水似的，打了个寒颤，看了看菱九妹和吴庚，没吭声，伸手拽下衣襟上的葵绿军袍，边走边说：“庚伯，菱儿，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回。”

赶到了镇抚衙门时，天已大黑，大堂廊柱上燃着十多只胳膊粗细的大蜡烛。厅里高高矮矮站着二十几个军官，都神情紧张，窃窃私语。吴玠拣张门口的椅子坐下。他一路急赶，汗流满面，刚从袖口摸出手绢要擦擦汗，一把折扇递了过来，一仰脸，却见自己的把弟东平团练段鹏举笑吟吟地站在跟前。那段鹏举三十多岁，身材矮胖，衣履敝旧，头颅肥大，脸色黧黑，厚嘴唇，乍一看，还以为是个粗俗的农夫。

“邓太尉呢？”吴玠问。“他在内衙和陈太守、郑都监议事。”他俩所说的邓太尉就是东平兵马总管、镇抚将军、御赐武功大夫衔的邓轸。他在东平可说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大权独揽，一手遮天。段鹏举道：“刚才在癸月楼吃酒时听说侄女来了。”吴玠叹了口气，没吭声。段鹏举道：“三哥，放宽心，天塌不下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段鹏举是个大肚弥勒佛似的脾气，笑口常开，心宽体胖。

“镇抚相公驾到！”

靴声囊囊，邓轸和知府陈少卿、兵马都监郑德从那块“威镇河朔”横匾下的隔门中走了出来。那邓轸看上去的确是位廉颇似的老将军，须发花白，虎背熊腰，眉目冷峻，不怒自威；穿着紫红战袍，斜挎佩剑。他环顾堂上众将，堂上立时鸦雀无声。众军官忙按部就班肃立两廊。大厅上静悄悄的，只能听到剑珮叮当之声。

“大家请坐。”邓轸咳嗽了声坐下来，道：“诸位知道，梁山草寇，盘踞水泊，离此东平城仅有百里之遥。在过去的几年里，圣上钦择良将劲旅，又有朝廷重臣童枢相、高殿帅亲自挂帅征剿。毋庸讳言，屡剿屡败，痛心疾首。梁山草寇之所以如此猖獗，不过是凭借着八百里水泊的地势与天堑。如果这伙草寇离开了他们赖以横行



的水洼，老夫敢断言，他们就不是一群饿虎猛龙了，而是一伙虾兵蟹将，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老夫由河东调任东平三载了吧。这几年朝廷用兵频繁，老夫一直没有机会教训教训这伙惯匪。遗憾啊！想当年，在河东边陲，老夫一杆枪，一骑马，气吞万里如虎，杀得辽虜闻风丧胆。诸位请看！这块‘威震河朔’的大匾，就是当今圣上为表彰老夫的武功御笔亲题的。皇恩浩荡。现在，为君分忧，为民除害的良机赐给了诸位；杀贼立功，封妻荫子的机会从天而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邓轸浓髯戟张，神情激昂，拍案而起：“众位将官，听我将令，保境安民，歼贼报国！”

众将唰啦起立，肃然听令。吴玠脸色涨红，热血沸腾，他感到这几年被梁山贼人灭掉的血性又渐渐爬到了胆边，左手在剑柄上都攥出了汗。

“四厢卫统领瞿将军何在！”“末将在。”一个四十多岁清瘦硬朗的军官应声站出。他是东平仅有的禁军将领，手下有八百多四厢卫禁兵，驻守着工部设在东平城里城隍庙中的火药库。“瞿将军，城隍庙是军事重地，干系重大，稍有疏忽，那库火药足可把东平夷为平地。”“末将清楚。”邓轸从鎏金兽瓶里抽出令箭，朗声道：“瞿将军，你部人马严守城隍庙，人在庙在，不可有半点闪失。否则，军法从事。”“末将遵命。”瞿广和接过令箭疾步回列。

“东平防御使褚延听令。”“卑职在。”一个三十多岁虬须蟹眼的魁梧军汉应声而出。他是被招安不到两年的济州绿林豪杰。邓轸道：“你率所部人马速去西门配合丁提辖守御西城。”褚延一怔，道：“噢，知道了！”邓轸喊道：“东平步军提辖牛珀听令！”“小将在。”一个白袍银带英俊少年应声而出。“牛珀，你率属下人马速去东城协助张提辖守城。”牛珀拱手道：“小将遵令！”“东平团练段鹏举听令！”段鹏举拱手走出，道：“末将在。”邓轸问：“你衙下现有多少练兵？”段鹏举道：“太尉容禀，卑职衙下共二百九十三人，告假十三人，现在实有兵员二百八十人，请镇抚大人调遣。”邓轸道：“段鹏举，你去防守北城。”段鹏举道：“末将遵命。”



“东平巡检吴玠听令。”“末将在！”吴玠早憋足了劲，一听呼唤，雄赳赳地拱手而出。邓轺道：“吴玠，你衙下现在有多少人马？”吴玠道：“禀太尉，末将衙下现有捕兵八十人，战马三十四。”邓轺道：“吴玠接令，你去南门协助田勇提辖守城。”吴玠道：“末将接令。”

邓轺对知府陈少卿道：“陈大人，筹备战时军需物料的事宜，还要偏劳尊驾。”陈少卿道：“太尉尽管放心，下官衙下有个缉捕使臣，姓魏，双名榆生，胆大心细，精明干练。下官回衙即着他办理此事。”

邓轺威严地道：“四门关厢提辖听令：从现在开始四门上锁，没有镇抚衙门的火票令箭，不允许一人一骑出城，违令立斩。大兵压境，血战在即，我重申四条军纪，授权给各位将军临阵执行：一、畏敌惧战，临阵脱逃者，为误军罪，立斩不赦。二、闻鼓不战，鸣金不退者，为怠军罪，立斩不赦。三、妄言是非，蛊惑军心者，为蠢军罪，立斩不赦。四、壁观成败，窥危不救者，为糜军罪，立斩不赦。最后，老夫再训诫二句：忠义之士，国而忘家，勇士临阵，义无反顾。好，各归防地。退衙。”

邓轺那威严苍劲的声音在肃静的大堂上余音朗朗。

翌日，天刚麻麻亮，南门城楼下的一株怀抱粗细的榆树上，蝉便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天气燥热，一夜的露水，在青石板铺成的大街上氤氲出了薄雾似的暑气。吴玠坐在城上的一把圈椅上摇着芭蕉扇。

一辆蓝呢篷车由三匹健骡拉着哗啦啦地驰到了南门口，府衙的张干办一行十多人雄赳赳地跨马紧随其后，不过，他们今天穿的都是便装。“停！”东门关厢提辖田勇在城门洞下挥手示意停车。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军汉，黑脸膛，络腮胡，相貌粗豪，穿着件肩头缀着块巴掌大补丁的军袍，挎口腰刀。张干办一勒缰绳，伸手从怀里取出火票，道：“镇抚衙门火票在此，快快开门，休误公事。”

田勇验过火票，道：“请问，车上是谁？”张干办道：“知府相



公。”田勇问：“现在出城，有何贵干？”张干办哼了声，道：“奉铃帅相公吩咐，去各县檄约乡兵剿匪。”田勇踱到了篷车前，伸手揭开帏帘，只见车内的确坐着穿着月白儒衫的陈少卿，不过身边还坐着他刚纳的小妾，旁边堆着几只驼色皮箱。“啪！”田勇后背吃了一鞭，火辣辣地痛，肩头袍子也给抽出了道裂口。“放肆！”张干办举鞭怒吼，“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泼才，贱手贱脚的，知府相公的车驾也是你乱动的！”田勇怒目圆睁，想吼什么，但最终没吭声，右手紧紧攥着刀柄！脸色涨红，冲着兵丁咆哮：“开门，放行！”

一行人马趾高气扬地绝尘而去。

吴玠从城上问道：“怎么回事？”田勇道：“娘的，陈知府出城。说什么到各县檄调乡兵，鬼才相信，大包袱小行李的，连小妾都带在车上……”吴玠笑笑，没吭声。

辰牌时分，阳光灿烂，要在过去，南门大街早已是人群熙攘，市井喧闹。可现在的南门大街却是静悄悄的，铺肆歇业，行人绝迹。忽然，街上响起了马蹄声，只见路口驰来三匹快马，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城门口，马上骑客却是兵马都监郑德和两个亲随校尉。田勇忙道：“东城关厢提辖田勇拜见都监大人。”“嗯。”郑德道，“没什么事吧？”“回太尉，没有。”“那好，开门。”田勇一骇，道：“太尉，可有帅衙的火票令箭？”“什么火票令箭，你都监爷爷的嘴巴就是火票令箭，开门。”田勇道：“太尉恕罪，小人担着生死的干系，没有镇抚相公的火票令箭，蚂蚁也休想出城。”“那姓陈的如何出的城！”田勇道：“太尉有所不知，陈知府有帅衙签署的火票。”“什么鸟火票，瞒得过别人，还瞒得过俺。哼，那火票是姓陈的三千两银子买了条狗……少废话，快开门。”田勇阴了脸，道：“太尉，军令如山，俺可吃罪不起。你也休要难为小人。”

郑德勃然大怒：“你这厮给你脸不要脸……”扬手一鞭，把田勇脸颊打得皮开肉绽。田勇怒道：“太尉休要逼人太甚！”“畜生，想造反，我宰了你。”郑德泼骂着伸手去拔佩刀。田勇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厢军中，郑德杀他就像捏死只蚂蚁一样容易，他目眦欲裂，



怒吼道：“你这厮敢撒野……”伸手攥住郑德拔刀的手腕，一拽，已把郑德扯下马来，左脚劈胸踩住，拔出腰刀，往他脸上吐了口浓痰：“入你娘的，临阵脱逃，人人可诛！”

城上吴玠给吓得脸如死灰，扯着嗓子喊道：“哎哟，田提辖，刀下留人啊！”田勇怒吼一声，手起刀落，喀嚓，鲜血迸溅，郑德的头骨碌碌滚出了多远。田勇横刀怒目逼视着郑德的两个亲随校尉，两个校尉哎哟一声，一攢马，慌忙往城内驰去。

吴玠走下城来，骇道：“这、这、这如何是好。”他俩都明白依照军法“犯上作乱，擅杀官长”是要被凌迟处死的。田勇却很豁达，苦笑了下，道：“吴兄放心，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洒家一人做事一人当，放心，绝不连累哥哥。南城就拜托哥哥了，田某自去帅衙请罪。”吴玠攥着田勇的手，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田兄，哎，此去凶多吉少，凶多吉少啊。要不，我先去帅衙向镇抚相公陈明事实……你再去请罪不迟。”田勇却是个耿直的硬汉，笑笑：“哥哥放心，大不了，吃上五十军棍，戴罪立功。再说，你擅离防地，也是死罪。哥哥，拜托你了。”他说着摘下腰刀递给吴玠，深深一躬，大踏步往城里走去。

轰隆隆，雷声滚滚，天要下雨了，乌云从西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黑云压城，吴玠感觉到这灰黑色的城墙似乎要迸塌了。午时，蹄声响起，五匹快马驰到城下，傅虞候喊道：“吴巡检可在？”吴玠道：“兄弟在。”“镇抚相公有请！”吴玠下了城道：“傅兄，田提辖如何？”傅虞候不置可否地道：“去吧，去吧。这里防务交给牛珀提辖吧。吴兄别带剑了。”吴玠一惊，无暇多想，摘下宝剑，匆匆上马往镇抚衙门赶去。

他进帅衙大门时，乌云汹涌，一道闪电，火蛇似的爬过黑黢黢的天幕，轰隆隆，天上的雷声与院里的追魂炮声同时响起。他头晕目眩，忙扶住了门厅廊柱。一会儿，只见三个刽子手拎着血淋淋的人头走出：第一个是田勇的，另两个是郑德亲随校尉的。

他提心吊胆地走入节堂时，邓轸正坐在案后批阅着文件，脸色



阴沉。吴玠道：“末将吴玠拜见太尉。”邓轺道：“吴玠，你可知罪？”吴玠跪倒在地：“末将知罪。可……”邓轺冷笑了声：“吴玠，我看过你的履历卷宗，你祖上是军功出身，你也是袭父荫出缺的。你不会不知，自太祖留下的规矩，将官受困，兵士不救，是要斩全军的。滥杀官长，犯上作乱，这弥天大罪是要被诛九族的。你坐视不救，纵容暴行，哼……”“太尉容禀……”一串雷声吞没了吴玠的话音。邓轺投笔而起：“吴玠，休要强词夺理，军法无情。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去，一条田勇就是榜样，另一条吗，戴罪立功，或许留你条性命。”吴玠磕头如捣蒜：“太尉救命，末将宁愿战死沙场。”“好，随我来。老朽给你指条生路。”说着，哗啦一声，打开折扇，走入后门。吴玠如坠五里雾似的跟着他走了进去。

出了节堂后门，顺着游廊，绕过了太湖石假山，走过座九曲石桥，方才步入一间精致的水榭里。水榭藻井上悬着两只湘绣宫灯，白粉墙上挂着米襄阳的《独钓寒江雪》轴画和苏学士的《洞仙歌》墨宝。榭厅不大，仅放了一套梨花木云石心的宫桌宫椅。

“坐、坐。”邓轺用折扇敲了敲桌面。只见几个娇媚的侍女端着美酒佳肴送了进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咱吃咱的。”邓轺硬拽着吴玠坐在客座上：“红樨，快给吴爷斟酒。”“太、太尉，你……”吴玠魂飞魄散，失手把酒盅碰翻在地。那灵秀的红樨笑了笑，换只大杯，又给他斟满。邓轺道：“放心，贤弟，老夫不会给你摆鸿门宴的。哈哈，寡酒吃不得，芙蓉操琴，红樨唱上两曲，拣有风情的。红袖，给吴太尉把酒。”

娇艳的芙蓉抚琴，清丽的红樨手捏团扇唱了起来：“花明月圆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邓轺自斟自饮。吴玠也晕乎乎地给那叫红袖的营妓劝入了好几斤琥珀春。红樨娇柔圆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君早归家，绿窗人似花。”邓轺脸色酡红，醉眼朦胧，哈哈大笑：“好个劝君早归



家。下去，下去，老朽有事给吴太尉商量。”

侍女退了下去。邓轾叹了口气道：“吴巡检，咱们边吃边聊，老夫家在京西襄阳，距此有两千余里。老夫今年六十有八，自元丰八年殿试入官，已有四十多年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我那曾孙都不认识祖爷爷了。”“小人也是两年多没回家了。”“兄弟，你现在年纪轻轻，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老朽不中用了。”吴玠眨巴着眼盯着邓轾：“小人愚钝。大人明鉴。”“明鉴，明鉴，哈哈，喝，明白就好。”吴玠道：“太尉请指点迷津，留条生路。”邓轾皮笑肉不笑地瞅着吴玠道：“那老朽就直言不讳了。”吴玠扑翻在地，道：“帅爷救命。”

雨哗哗地瓢泼而下。邓轾搀起吴玠，递上杯酒，道：“那好，先干了这杯。”吴玠一饮而尽，邓轾阴恻恻地道：“老朽是要吴兄权掌兵权，御敌建功。老朽自去东京汴梁疏通关节，替阁下加官晋爵……”吴玠好似给劈头击了一闷棍，脑袋嗡地一声，坐在宫椅上——一声不吭了。

电闪雷鸣，屋檐上泻下的雨水，在炽蓝的电光中，一闪，一闪，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隔了有半柱香的工夫，吴玠噤声道：“小人，恐怕，哎哟，不能胜……”邓轾冷笑着咳嗽了一声，只见傅虞候双手端着只红漆宫盘走了进来，盘上放着瓶鹤顶红鸩酒和一颗鎏金虎头帅印。邓轾恶狠狠地道：“吴兄放心，老夫绝不会勉强于你，生路已指给阁下，何去何从，是生是死，咱们马上可以做个了断。”吴玠汗流浹背，脸色苍白，大口地喘着粗气。片刻之后，他陡然跃起，伸手拽烂了胸前的衣襟，抓过桌上酒壶，咕嘟，一气喝干。邓轾哈哈大笑：“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狂风暴雨中，东平南门洞开，邓轾、傅虞候一行十多人戴竹笠，披蓑衣，轻车简从，行色匆匆。吴玠、段鹏举一行人送到瓮城，吴玠还有些醉醺醺的。邓轾拱手假惺惺地道：“诸位，拜托了。邓某去济州搬兵，不日即回。这里一切全凭吴帅调度。保重，保重。”



吴玠、段鹏举、牛珀几人刚回到帅衙大堂，忽然，大街上马蹄溅水之声不绝于耳，跟着只听见门外响起杂乱的口令声和脚步声，门口似乎停下了数百人马。一会儿就听到大门外褚延吼道：“邓太尉何在？邓太尉何在？”吴玠皱起了眉头。段鹏举道：“大哥，来者不善。姓褚的贼性难改，是不是想趁火打劫。”吴玠道：“贤弟，签押房有我十几个兄弟，你带来多少人？”段鹏举道：“走廊里有我二十多个亲随。”吴玠沉吟片刻，道：“二位贤弟，咱们绝不能再放一人一骑出城，瞧我眼色，见机行事。”

“吴玠，吴玠……”褚延和几个虎彪彪的军官大步流星地闯进大堂。吴玠笑道：“不知防御相公光临，有失远迎呀，兄弟告罪。请坐，请坐。”褚延道：“怎么，他镇抚爷都脚踩西瓜皮，溜到东京享清福去了。老褚连这塌了衙的破屋也来不得。”牛珀道：“褚太尉有所不知，镇抚相公亲自去济州搬兵，现在总管衙门吴太尉掌印理事。”褚延喝道：“闭上你的鸟嘴，在你褚爷面前哪有你这厮多嘴多舌的份儿。姓吴的，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怎么打算的，咱城中的这几千爷们的身家性命可就捏在你手心里了。”吴玠道：“兄弟不才，也还知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道理。”褚延冷笑一声：“好，既然如此，你当你的英雄好汉，褚爷这条老命可不能陪着你丢在这鬼地方。快给俺打开南门，褚爷自去泰安避难。”牛珀拔剑怒道：“姓褚的，想临阵脱逃，先问问小爷这口剑答应不答应！”褚延手下的军官都刷拉拉拔出刀剑。褚延暴跳如雷：“嘿嘿，小畜生，来，先乱刀砍死他。弟兄们，大不了再去济州落草。这些狗官的窝囊气咱也受够了。”吴玠喝道：“且慢，城外大兵压境，咱们绝不能再自相残杀。”褚延道：“姓吴的，你划出道来吧。”他一怒，连招安前的绿林黑话都夹带出来了。吴玠道：“人各有志，强求不得。褚太尉你带麾下人马出城吧。”“姓吴的，够朋友，留下香火情，改天好拜佛，麻烦你送兄弟出城吧。”吴玠笑道：“好，好，说不定以后同僚为官，还要仰仗太尉多多提拔呢。”褚延也是个粗鲁的汉子，哈哈大笑：“好说，好说。”吴玠又道：“那就请太尉先到泰安暂避